

「無極」融攝儒釋道

修道文化思想體系之精華(上)

胡春業

道不僅是一切人間秩序和價值觀念的超越理想世界，而且是人類理想思維延伸的極限。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因它是唯一的終極絕對真理，其在本體論上的無限超越性又可作為宗教的終極信仰。道可成為理性的科學、哲學、與非理性的宗教的交匯點。道的學說體現人類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文化資源。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既為中國文化之根基，又為嫁接外來文化之砧木，將成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點，將人類認識世界的所有知識變成一門「大成智慧學」。建立世界宗教新傳統主義的大一統文化體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筆者有生之年想在這一領域做一艱辛的探索與求證。正本清源，承續傳統，中和貫通，重塑傳統，中學西漸，開新傳統。建構中國及人類道德文化的思想理論體系，為造福人類作出一己之貢獻。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無極」一詞，其融會貫通儒釋道三家修道文化思想體系之精華，使三家文化首先在一個名詞概念上達到高度完美的和諧統一。

佛家講「明心見性中道一實」（禪定修用）以了脫生死，其倡導人間淨土之實現；道家講「修真煉性抱元守一」（丹功煉丹）以長生不死，其倡導天下一家之實現；儒家講「存心養性執中貫一」（氣功養氣）以養生安死，其倡導世界大同之實現；孔子曰：「吾道以一貫之」。

1 一道備賅萬理，萬理皆歸一道。

自伏羲、農、軒、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而迄孟軻止，莫不以此一貫之道統聖脈，聖聖相傳，亦為人類道德文明之典範，道德文明之結晶。以「一」貫之者：無極之道也、無極之心也。無極者，大道之實際，物理之極至也，無不平等，無實際有無之分。極者，超實入真，與天平齊，與道永恆之謂也。

「三教合一」不僅是一種學術思想，而且醞釀出

如上所述的「三教合一」的新文化。這裏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三教合一」雖然在歷史上有不同時期的結合發展，但就是時至今日「三教合一」的過程並未完全終結。無論是在內在修養或外在作用上，以及三家文化體系的圓融貫攝上，還有很多內容領域要擴大補充發展創新。特別是在人體修養方面，還要深入發掘研究。當今時代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宏觀能人造衛星，上天攬月，窮極到宇宙的「黑洞」天體。微觀能原子爆炸，計算操作，深入到基本粒子的「誇克」層次。然而人類對自己本身，如生命現象的原始要終，人體功能的深化本源，自然宇宙道之本體等等，則知之甚渺，還在幼稚階段。對宇宙道的體認，甚至還遠遠不如古人。三教合一應從三教不二上來理解，其合一不二的終極點就是在「無生」中道實相——道之絕對本體上。雖然三家在世界觀、人生觀、個體認、方法論，在世界物質本源問題、人生生死問題、社會倫理道德問題、自我修養問題等等，都有各自的立場、觀點、方法、但是又都有共同相同的攝取、調和、圓融。筆者數十年治學的領域及研究方向就是建立渾成一個「無極道學」文化大體系，既不破壞三家的個性，同時又使三家獨立而不防礙一家的統一性。圓融個性，尊重共性。融百家精華於無極學。會三歸一併以一貫三，以無極圖發其精微，維持大

道，歸於正統。探知揭橥我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思想真面目。以全性命之真，達生死之化，同天人之際。前期治學研究的重點是三家在道之本體論上如何不二圓融。

宇宙廣袤無垠，至道虛無之淵，杳杳冥冥，一法不立，一法不存。浩浩無極，無終無始，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空生妙有，萬象俱備，有理無形，真空本體，清淨圓明。無極生太極，陰陽互其根，陰陽妙其合。自然化生萬物群靈，自然含因緣，因緣含自然，萬類各隨其自然因緣，而演化其道。萬類殊途而同歸，復歸元始，終於無極。

三家講到本體論上，孔子曰：「予欲無言」、²「天何言哉」；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³；釋迦牟尼說：「我未曾說一法」，「不可以音聲求我」。對於這個不可名不可說的道之絕對不二本體，如果非強加一名詞概念，筆者研究認為用「無極」這個名詞非常能代表道之核心思想和中國最高哲學範疇體系。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而生，寂兮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無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⁴老子給它的名字是「道」和「大」，即大道。老子所講的這個境界，也就是孔子在《易經》《易辭》中所說的：《易》無思，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同天下之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爲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易有大極是生兩儀。⁵ 這個先天境界，老子從先天角度有義而無名。孔子從後天角度，有名（易，仁，知，太極）而無義。這兩個聖人之言，也就奠定了這個大道的名與義——無極。

《詩》云宥密，孔曰中庸，曰至善，曰道義之門；老子曰守中，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莊子曰緣督、曰在宥；釋迦牟尼曰不二法門、中道一實、般若中道、一心緣起；皆言中一至善也。皆可謂「無極」之異名也。事實上，如《金剛經》云「一切聖賢皆因無爲法而有差別」，一切聖賢都是由這個不二法門中無爲法所誕生，離開這個不二中道法門，一切聖賢將無從產生，也沒有千聖傳道之真實共法。宇宙一無極是乾坤一隻眼。萬事萬理中也各有一無極。無極、道也、德也、中也、理也、第一義諦也。

道家：道家常用「極」的概念以比喻人或天地間的最高準則。「無極」一詞源於《道德經》：「知其白，守其黑，……復歸於無極」；《老子知雄》章：「常德不復，復歸於無極」⁶；《道藏靈寶自然訣》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無極大道，無上至真。」《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至大無

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⁷；莊子雖未明言「無極」一詞，但其言指的：「環中」、「道樞」、「無窮」、「大一」、「小一」即是所指「無極」之玄義。臺灣國學大師蕭天石在其所著《道德經聖解》對「無極」爲道的解釋是：《道德經》全書，無不以「無」爲神髓，復以「無」爲神用，而以「無」爲道體。以「無」爲道用。虛也者，亦無也；有也者，無之所形無之所生也。無之極，無可以言說，無可以形容者，姑爲之名曰道。故曰：道者，無極也。無不可終無，無極生有，此最原始之有，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無極至虛至無，故爲道」⁸。老子《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即言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

道以其「生化返原理」化生萬物，萬物以「中和原理」皆具備道的特徵。「二生三」中的三，太極圖自古以來沒有明顯明確的圖示表徵。其實質應是「三」隱潛在太極圖中央。「三」者是「陰陽精合太極中」之謂。宋邵康節在《皇極經世》中定義有：「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大而皇者，無極也，彌漫宇宙，包羅萬象；至中爲無極之全息。是謂：「皇極大中」。邵雍的《皇極經世》其理論特色表現爲「尊先天之學，通畫

前之易」。在《觀物外篇》中指出：所謂以一貫之，聖人以此心，退藏於密無。⁹無極圖○中央之○，即（圖二）（兩個同心圓，內圓直徑是外圓三分之一）；中央之○乃是無極之胎，是無極之本體。無極是整體的全息，是母系統（母無極）；中央之零「三」屬於子系統；此三生萬物。無極之真就在子系統（子無極）中妙和而凝，成爲化生天地萬物的新體系。「三生萬物」是宇宙大爆炸的起始點，宇宙由此從先天變爲後天，現實世界的萬物由資訊、能量、物質因緣和合而生。道學所謂「生」，是佛陀說的因果關係而來的「因緣所生」，無自性的依緣而生。「萬物」緣於「三」，「三」緣於「二」，「二」緣於「一」，「一」緣於「道」；反之「道」緣生「一」，「一」緣生「二」，「二」緣生「三」，「三」緣生「萬物」。¹⁰無極之運化是生生不已，無極之中復有無極，復而再復，運化無窮，終而復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不斷展現宇宙萬物的本來面目，性命的本來面目。宇宙之造化無已，乃道之大循環；天地之造化無已，乃道之中循環；人身之造化無已，乃道之小循環；這個造化之樞紐，生生不息，循環無息。老子曰：「復歸無極」。圓極復極之無極而無極。

心止於無極之中曰凝神。竅安於無極之中曰定竅。息歸於無極之中曰調息。訣歸於無極之中曰練丹。印歸

於無極之中曰心印。心息竅訣印五位一體之無極運化，開人體五大脈（任脈督脈左脈右脈中脈），成就五智五光（開發人之本具的五大種能量）之妙化大用：

心：是竅訣息的生化機（無極本心）；

息：是心竅訣的交融點；

竅：是心息訣的依止藏；

訣：是心息竅的光明音；

印：是心息竅訣歸一圓明的法界光明境（無

極天心）；

心竅合一、心息合一、心訣合一、心印合一；息心

合一、息竅合一、息訣合一、息印合一；竅心合一、竅

息合一、竅訣合一、竅印合一；訣心合一、息竅合一、

息訣合一、息印合一；竅心合一、竅息合一、竅訣合

一、竅印合一；訣心合一、訣竅合一、訣息合一、訣心

合一；而入於無心無念無意無息之無極大定境界中矣，

神氣精長養內，生化氣光音，聖胎自成。壽命經修煉可

獲得周天之數，達三百六十歲，真正頤養天年。無極內

丹脈道獨具特色，將藏密左脈中脈督脈和道家任督二脈

完整融合，以相印五方佛壇城。成就五智五光。

註解：

1. 洪修平主編 (二〇〇六) , 《儒道佛哲學名著選編 (論語裏仁第四》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頁廿。
2. 洪修平主編 (二〇〇六) , 《儒道佛哲學名著選編 (論語陽貨十七)》, 頁十七。
3. 蕭天石 (二〇〇七) 《道德經聖解 (第一章)》 (北京: 華夏出版社), 頁六十三。
4. 蕭天石 (二〇〇七) 《道德經聖解 (第二十五章)》, 頁一九四。
5. 洪修平主編 (二〇〇六) , 《儒道佛哲學名著選編 (系辭上傳)》, 頁十。
6. 蕭天石 (二〇〇七) 《道德經聖解 (第二十八章)》, 頁二一一。
7. 洪修平主編 (二〇〇六) , 《儒道佛哲學名著選編 (莊子天下)》, 頁五八〇。
8. 蕭天石 (二〇〇七) 《道德經聖解》, 頁二九二。
9. 余敦康 (二〇〇六) 《漢宋易學解讀》 (北京: 華夏出版社), 頁二六九。
10. 胡孚琛 (二〇〇七) , 《道學文化的新科學觀》, 《道學研究》, 二: 一, 頁四一五。

